

集
義
軒
詠
史
詩
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二

宋三

蘇洵蔡襄尹洙傅堯俞趙槩
孫固程明道程伊川張子豐稷
范鎮石延年徐積文彥博朱壽昌
曾鞏鄭俠趙抃唐介鮮于侁
蘇軾吳復古巢谷張方平石汝礪
姜唐佐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三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宋三

蘇洵

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仁宗末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郎爲文安主簿卒年五十八追贈

光祿寺丞

一窮姦慝筆千秋。廻轎焉知禹鼎。優永叔上書薰沐意。
稚圭推轂贊襄猷。趨庭絕學傳遷固。經國宏文埒賈劉。
不作章妻作滂母。閨中豪傑亦難儔。

姦慝

年二十七始發墻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所作辨姦論千古推爲卓識

永叔

其二子軾轍皆

既出土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稚圭

至和嘉祐間與

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

經國術遠慮數篇并論

心

行兵御將之道皆宏

淹游學四方

子軾十歲妻

程氏教之嘗讀東漢范滂

傳深奧衍自成一家

滂母

程氏教之嘗讀東漢范滂

許之否

程傳而歎息軾請曰兒能爲滂母耶

日爾能爲滂我顧不能爲滂母耶

蔡襄

字君謨仙游人仁宗時知泉州改福州

學士出知杭州卒年五十

六贈吏部侍郎追謚忠惠

賢姦倒置若絲棼清議能持迥出羣詩藁一篇傳敵國

御書兩字賜明君壽民有術醫難信佛法無邊塔可焚
千古泉州遺愛在石梁螭礎接松雲。

清議

其後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陞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

路至飲酒

叫詩橐初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號以爲歡

詩橐

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

司諫

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謫襄作四賢一不肖

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

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

御書

其後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特詔

予壽民

仲淹等旣用襄憂君子難勝又上疏曰天下

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

之壽民

雖良術不得盡

佛法

開寶浮圖災下

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

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

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

夷驕慢陞下當修人

蠣礎

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

事奈何專信佛法
險裏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

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尹

洙

字師魯河南人仁宗時厯官太子中允以黨自効落職韓琦辟通判泰州加直集賢

院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後坐貶崇信軍節副監均州酒稅遽感疾卒年四十七學者稱河南先生

文更五季振河南河內聯鏞駕兩驂倒障東流空免冊
洞明西事舊鴻談識韓力獲同升助師范心能並謗甘
儒練韜鈴名將器棟梁才萎帳櫛枿

文更

自幼博學強記唐末以迄五代文體卑弱洙與兄源繼柳開復古之作偕穆修相提唱文譽振

起時稱源河內先生。生洙河南先生。岳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何爲岳曰遺下免園冊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免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百篇。勝敗悉盡識韓韓琦尤賞之夏竦劾奏降官琦辟通當時利害判泰州加直集賢院累遷太常丞改右司諫最後謫監均州酒稅及師范會黨議起洙自允卒後琦奏還故職官其子構名將洙知兵契丹勢日強知兵契丹勢日強與范仲淹義兼師友不容。上疏論邊事又奏攻守二策帝取攻策熾作敘燕息戍二求西兵省騎軍增步卒由是皆成勁旅。

傅堯俞

字欽之孟州濟源人仁宗末爲監察御史

英宗時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復除侍御史後出知和州神宗初徙廬州授直昭文館中書侍郎六

年卒謚獻簡

司馬嘉茲清直勇見推康節詣高超兩賢論定名難沫
十歲能文性惡囂卿相才兼碑列黨君臣體正笏趨朝
烏臺五入勝言責何日黃扉待燮調

司馬

君實謂邵子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
之見焉邵子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

能溫是

爲難耳

惡囂

堯俞未嘗不在介

曰君年少決科不以

游戲爲娛何也

對曰性不喜卿相

始嘗監西京稅院

雜非有他爾介嘆息奇之

事留守晏殊夏竦

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
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列黨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解下詔褒君臣初遷同知諫院英宗問曰多士盈庭
可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以爲然而行之
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納其言時帝初躬庶政猶謙
讓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
際是是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臣之
下柄歸陛下言責堯俞前後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黃扉比卒哲宗
與太皇太后哭臨之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
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爲相遽至是乎

趙槩

槩字叔平初名禋以夢改今名南京虞城人
仁宗時知洪州累官御史中丞擢樞密副使
參知政事神宗立遷左丞轉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
八謚康靖

誰從久退格君心集諫千秋重謗林謗釋文宗皆厚德

獄寬才士亦忠忱。投分黑豆甌盛少擢副黃麻鼎職任。
二百丈隄雲邇迤。猶餘遺愛在江浔。

集諫

退居十五年集古今諱臣爲諫林百二十卷以獻神宗置於座右時加省閣詔答曰凡請老而去者類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惟卿有

歐陽脩

集古

之諱林百二十卷以

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

文宗

歐陽脩

遇槩素

才

士

知制誥時上言蘇舜欽之逐皆館閣名士一舉而棄之

士夫望非國之福

不報求外出知蘇州

黑豆

槩平生用功以一器盛白豆一器盛黑豆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

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

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黑亦無見

朱子語錄

丈隄

初出知洪州作章江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

其衝水
不爲患

孫

固

字和父鄭州管城人英宗時累官侍講授
頤邸讀神宗時進少府監復領銀臺司累
官樞密副使哲宗初加右光

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謚溫靖

渾然醕德自端嚴鯁論曾聞少府監四問荆舒詞偈偈
一推石介氣巖巖聖賢爲矩齡方幼緩急當權度不凡
迭厯險夷誠乃免何期身後尙遭讒

醕德

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四問

嘗以直言出知瀘州還知審刑院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論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則可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凡四問皆以此對

石

介

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石介一見以公輔許之

聖賢

嘗自謂人當以聖賢爲師

不足學也緩急

司馬光過鄭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

一節之士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交久而益信故更厯夷險不爲人所疾害

險夷

日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間

奪澤并所贈官列黨籍徽宗

遭讒

哲宗紹聖

以

間奪澤并所贈官列黨籍徽宗

以神宗舊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程明道

名顥字伯淳珦子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始入官爲鄆縣及上元主簿遷晉城

令神宗初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

十四文彥博題其墓

行後忤王安石去哲宗立召爲宗正丞卒年五

道

統維持宋兩程星聯奎宿首鍾兄闕廷舉善親難避

道

先生追封河南伯謚純公

堂陞匡君士易輕一代大賢關氣運千年絕學始昌明

聖

入聲譽金陵重恨不皇心向洛傾

星聯

宋初五星聚奎人舉善

帝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

張載及弟

卜其當出大儒

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天

大賢

顧爲首

匡君

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

他

帝素知其名從容諮詢先生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

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

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

他

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

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絕

學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

他

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絕

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

他

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

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他

未明之惑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也先生資性

過人尤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內主於敬而行

他

他

他

之以恕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聖人神
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神
以王安石爲聖人其命相制詞有曰

古今以來一人而已推崇乃至於此

程伊川

名頤字正叔

明道弟初游太學

英宗神宗

時屢薦不起

哲宗初以司馬光呂公著薦

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擢

崇正殿說書加直祕閣後歸涪州卒年七十五

追封伊陽伯

謚正

公世稱伊川先生

克復希顏舊萼畿河南絕學並肩任恩推四海陳玉道
禮慰三年格主心執政揄揚真國器斯人矜式在儒林
靜中瞑坐工夫久不覺門前立雪深。

克復

著有視聽

言動四箴

絕學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

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源

探

於

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
聖人不止也張子厚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
欲學聖人故卒得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
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先生天性莊
嚴學造純熟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四海
嘗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帝曰然
誠恐傷之耳先生以比惻隱之心願推此心以及四
海帝玉之三年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零至表賀先
要道也生吉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先
慰及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請罷宴曰除喪
而用吉禮尙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
之矜式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
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
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
擢以不次仲士雪深先生嘗瞑坐游醉楊時侍立
類有所矜式

張子

名載

字子厚

長安人

始入官爲

祁州司法

參軍

雲巖令

神宗初

呂公著

薦爲崇文院

校書

後詔知太常禮院

卒年五十八

賜館

半贈追封

郿伯

謚明公

世稱橫渠先生

關西儒者奉儀型濂洛同源各踐形氣質自鎔功學聖中庸獨體道宗經一心啟沃師三代百世鍼砭勤二銘更有鵠原聲競爽臺垣直諫動天廷

關西

初人有所未及

先生不輕與言

程明道謂之曰

道之不明久矣

人各善其所習

自謂至之必欲

如孔門不憤不

敢則師資勢隔

道將息矣隨其資而

誘之雖識有明暗

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

先生用

其言故關中士

先生與周程並稱

其學必如聖

人與洛人並

同源

先生與周程並稱

其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以爲知

人而不知天

求爲賢人而不

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

學者大蔽也

故其學尊賢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

以禮爲體以氣質所居橫渠至僻陋僅有薄田供歲
處之裕如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學者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能足
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中庸談兵先
生初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
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
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
兵因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
知訪諸釋老者累年盡究其說終苟有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
二銘初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
伊道也 三代帝嘗召問治道對
二銘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
子伊川又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後蓋未之見也又曰
東銘之言極純無雜學者如此立心便達天德矣
臺垣弟鼇爲御史極陳新

豐 稲

字相之鄼人神宗時爲穀城令歷殿中侍

累官禮部尚書貶道州別駕
除名卒年七十五謚清敏

驚濤不擾石腸人宦海多年外此身忠正自宜榮俎豆
恩私何遽降絲綸一伸極論成高論再擊姦臣又佞臣
賦就荷花炎暑卻清風搖曳綠池濱

驚濤

移封邱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值海中大
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懼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

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

使還神宗問何以不畏對曰臣沒連天風濤固其常耳矧仗威靈尙何怖帝悅

擢監察御史

治章惇請託日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使還神宗問何以不畏對曰臣沒連天風濤固其常耳矧仗威靈尙何怖帝悅

事無所回撓出淳陳州

俎豆哲宗升祔稷舉司馬

二人嘗得罪

稷曰止論其有功爾恩私初哲宗甫親

如唐五王亦嘗得罪

何嫌配享稷言萬幾

更始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
倖樂士宣等數人恐上累大德
自夫道改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
是日極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
京語陳師錫等曰京尙在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
稷語帝問爲誰部尙書奪其言責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
已始去佞臣曾布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遽改稷工
以布對荷花宋儒王應麟曰詩言志秀幹終成
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按樓鑰云豐
清敏賦荷花詩有畏暑搖風二語蔡元長見之曰此
人豈肯受我籠絡

范 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仁宗時入官爲新安
位拜端明殿學士召兼侍讀復以銀青光祿
大夫致仕去卒年八十一贈金紫謚忠文

臨川變法勢洶洶獨抒危詞獻九重萬死意難阿介甫
一生功在翊英宗嘯歌欲奪干戈氣詩酒全消壘塊胸
強敵問安欽德望翻嗟政府不相容

洶洶

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力言其不便疏五上
最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
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

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
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令以戶部侍郎致仕去

英宗

初仁宗末年繼嗣尙未定鎮力主建儲之說凡面陳
者三上章者九待命百日鬚髮盡白又因祿享獻賦
以諷其後韓琦嘯歌少時賦長嘯卻胡騎晚使遼詩
遂定策立英宗嘯歌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詩

酒旣致仕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問安
杜門答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問安

兄子

百祿後亦嘗使遼
遼人首問鎮安否

石延年

字曼卿宋城人仁宗時官大理寺丞後爲祕書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卒年四十八

萬花叢裏繞。蓉城聞作神仙去。主盟學士詩篇吟。後叢醉翁筆記話來驚。契丹兵備防邊患。知白才憐動至情。一日酒樓都下飲忘言。友亦有高名。

蓉城

六一詩話載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爲仙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

得忿然索一素牒而去蘇軾芙蓉城詩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自序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三年予兵備嘗上言天下不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兵備議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少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

杆賊延年笑曰僅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
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
宜募其敢行者則才憐通大略爲文勁健於詩最工
人皆勝兵也才憐通大略爲文勁健於詩最工
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
耶延年喜劇飲與友人劉潛爲酒敵嘗
得已就命忘言延年喜劇飲與友人劉潛爲酒敵嘗
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酒樓
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
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
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復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
日子死於孝妻死於義

孝義之事出於一家

徐

積

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始登進士第哲宗時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轉和州防

禦推官改宣德郎卒年七十六賜謚節孝處士

處士風高節孝身四旬求仕恐離親木成連理濡甘露
石諱嫌名避後塵不出戶知寰寓事曾升堂訓黨庠人
型家篤行鄉閭化悵過廬前泣呂濤

節孝

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離親

積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

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

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

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

甘露

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

都不忍捨其親

鞠如平生

石諱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怫然傷吾心

思吾親故不忍

加足其上爾

出戶

中年有曠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

嶺表山川險易鎮戍疏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

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

爲文率用腹藁

升堂

嘗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

日占授其子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聽母亡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痛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濤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

文彥博

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仁宗時官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罷復相又以河陽

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封潞國公英宗立人爲樞密使改劍南西川節度使神宗嗣位除司空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加河東永興軍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哲宗元祐初起爲平章

軍國重事復致仕去
卒年九十二謚忠烈

耆英洛社接香山幾輩名臣盡賦閒元老期頤尊壽考
異人中外想容顏獄成金帶奇冤雪詩宴瓊林祖帳還
贏得羌夷爭向慕溫溪餽馬叩邊關

洛社

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

謂之洛陽耆英會

彥博請老固辭

元老

國家當隆

好事者莫不慕之賦閒許致仕居洛陽

推其有餘足庇當世本宋史論異人彥博逮事四朝

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

潞公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御立改容曰此

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

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金帶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金帶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彥博時爲侍御史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虛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受誅瓊林入朝帝嘉建儲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判河南府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遺中謁者還詩祖道當世榮之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初知廣德軍權知岳州又知閬州神宗初棄官尋母後爲河中通判晉司農少卿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

刺血尋親五十年七旬相聚入秦天養求鶴俸官河內

情。感。烏。慈。集。墓。前。骨。肉。愛。傳。真。摯。性。公。卿。詩。美。合。離。緣。
兩。州。猾。盜。除。民。患。況。乃。披。星。治。績。宣。

入秦

壽昌父巽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方娠而
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

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

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

力所可致無不爲者熙寧初與家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

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

以知州解官後因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

喪幾喪明既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後

累官司

始母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錢農少卿

真摯

明逸以其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

合離

自王安石蘇頌蘇軾以治績初權知岳州州下士大夫爭爲詩美之治績濱重湖多水盜

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

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又知閩

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設辭詰之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

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

曾鞏

字子固南豐人哲宗時登進士第官中書舍人掌延安郡卒年六十五追謚文定

西江宗匠首歐陽後起南豐與頡頏史職惜難專著述
吏才原不礙文章政成滄毫官仍塞交善荆舒行自芳
恩誼一庭天性篤休輕學術判低昂

史職

神宗時以三朝兩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

成滄毫

鞏初通判越州及知齊越洪襄諸州皆有善政後徙明亳滄三州自負才名久外徙世頗

謂偃蹇不偶云荆舒

少與王安石游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石得志

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行
學婚嫁一出其力。學術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
章故不

大用云

鄭

俠

字介夫號西塘福州福清人神宗時官光

英州司法參軍入監安上門以忤王安石徙
英州哲宗立放還爲泉州教授章惇用事再貶
徽宗卽位復放還爲泉州教授卒年七十九

旱乾圖獻繪流民夜半驚聞帝歎頻澤浦鴻施三日雨
法冤馬遞萬山塵相臣門下羞求仕御史臺中未有人
糲食布衣清儉性懷君詩誦考槃新

流民

時行新法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
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暝扶攜塞

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糴麥穀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時俠監安上門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俠乃假稱急發馬遞上言銀臺司請延帝歎俠并言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萬姓垂死之命帝歎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澤沛翌日命開封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謹叫相賀又下責躬帝示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馬遞宰相以俠所進圖狀且賞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開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求仕俠嘗從王安石學安石旣相屢以官要之遞罪後又欲辟爲檢討更令其客黎東美論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

民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人
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有人
御史臺史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
以疏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
二帙授俠曰羈食俠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蘇軾
以此爲正人助羈食孫覺表爲泉州教授再竄再復
布衣羈食屏處田野懷君之義曰弗譏者弗忘君
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俠歎曰是
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
之言歟古之人在缺缺不忘其君况於賢者一不用
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譏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
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
俠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忘君云

趙

抃

字閱道

衢州西安人

始仁宗時爲侍御

號

稱直諫

後歷仕

至神宗時官參知政事

出

知杭州

徙青州

改知成都府

移越州

復知杭

州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豈待焚香夜。省愆冰心鐵。面信蒼天成。都政美官重。莅處士名高孝。再傳雨墮旱蝗迎。露冕風清鳴鶴和。霜紺杭州多少佳山水。扶杖登臨慰暮年。

、焚香

抃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焚香爲殿中侍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

鐵面

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

不避

京師目爲鐵面御史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日是特

政美

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

峻法

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會樂誣除轉

運使

英宗諭謹曰趙抃

處士

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

爲成都

中和之政也

處士

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

爲作孝子傳

及帆執父喪而甘露降墓

孝

木帆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早蝗

抃嘗知杭州改

青州時京東旱蝗

青獨多麥蝗

鳴鶴

嘗自成都入觀

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

帝

日聞卿匹馬

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兩浙常平以便養帆奉抃
遍游諸名山吳人以爲榮

唐

介

字子方荆南人始仁宗時入官爲武陵尉
至神宗朝累拜參知政事卒年六十贈

山水

後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帆提舉

天下以爲真御史累彈堯佐論荆舒播遷色使仁宗變
攻訐詞嫌彥博虛清夜禁門嚴鶴鑰後宮奇器戒龍車
煩卿暫往河東去遺直先朝尚有譽

御史

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

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力爭不已顧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同列不

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闇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當弼帝怒御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至宰相此何言也坐貶英州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後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荆舒還帝欲用王安石宰相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遷先是介知諫院是介言用堯佐爲政必多所變更播遷一日仁宗與是介及諫諍事且曰朕向用張堯佐而言者指言用堯佐必有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之豈遂如明皇播遷與宗皇帝語論耶任朝下梅堯佐未必播遷使陛下播遷則更不及明蓋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陛下安得有肅宗乎仁宗變色徐曰此事是鶴鑰後復知諫院屢陳時務又言商量久矣鶴鑰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勅宿

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按江總

龍車

初轉殿中侍御

爲陳六宮謝表鶴鑰晨啟雀釵曉映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河東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官缺衆皆望介處之

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鮮于侁字子駿閩州人始仁宗時入官爲祕書丞

歷仕至哲宗朝拜諫議大夫尋除集賢殿

修撰出知陳州

卒年六十九

齊魯瞽瞽息塞鴻福星生佛教民同議河書堵澶淵決助役錢爭利路窮九誦楚辭千載上三難蜀宦一鄉中青苗不請誰能強身後偏愁黨籍攻

齊魯

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竄之

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

如侁

百輩布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

福星

時人嘗稱鮮于子駿爲一路福星嘗徙京東西

澶淵

議欲勿塞侁言東州滙澤爲兩瀉夏雨淫猶決溢爲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

神宗

嘉納利路初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時助役法行詔諸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

各以其事聞時

諸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侁議

誦

侁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三難凡居

九年

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不請

始爲利州轉運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侁不散

難爲三

之故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

黨籍

侁卒後蔡京刊於黨人碑中加黜削

蘇

軾

字子瞻

號東坡

眉州眉山人

洵子

仁宗嘉

定所陷

黃州

安置

哲宗卽位擢翰

林學士改承

旨

歷吏兵禮三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

學士出知定州再貶瓊州別駕徙儋州徽宗赦

還提舉玉局觀卒於常州

年六十六贈太師謚文忠

燭撤金蓮漏下遲先皇中夜歎才奇翹翔鸞掖春留夢
鍛鍊烏臺案繫詩世事浮雲千變後此心孤月兩明時
惠州笠屐黃州棹歸路茫茫未有期

才奇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待罪

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平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
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
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耳軾不覺哭失聲宣
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鍛鍊初軾屢爲
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鍛鍊王安石所
排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
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孤月俱本
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東坡詩語
紹聖初御史論賦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
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三年泊然無所
惠州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
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
帶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
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舍以
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迎甓畚土以
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若
將終身黃州壁賦見赤

吳復古

字子野一字遠游揭陽人哲宗時隱居不仕

一。笑。邯。鄲。大。夢。醒。麻。田。山。曲。暫。棲。形。安。和。二。字。真。丹。訣。
哭。泣。三。年。古。孝。經。妻。子。已。全。奚。後。事。神。仙。雖。死。亦。遐。齡。

白雲引領終難及只合坡公爲製銘

大夢

復古於紹聖丙子至惠州同蘇軾游羅浮又過循州見轍及軾安置儋州復古又從之游軾嘗

問養生

復古對以曰安曰和及軾南遷見於真陽無一言及得喪休戚事獨告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

而歸真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見蘇詩施注

麻田

復古嘗以餘力葺治園庭教育子弟後遣去妻子築菴居湖陽直浦都麻田山中絕粒不食閒出游四方徧交公卿然一無所求每論出世法以長氣服藥爲土苴

三年

復古志趣超逸以父宗爲翰林院侍講蔭官當得皇宮教授遜

於庶兄居父母憂廬於墓者妻子及軾遇赦還復古
三年手植木墓傍見揭陽志與黃洞輩追至清
遠峽忽病不服藥妻子問後事笑麾之翛然
而逝葬於麻田軾爲文祭之見羅浮山志
知於待制李師中師中於世少屈獨於復古曰白雲
在天引領何及後軾轍與一時名士悉爲知己軾名
其居曰遠游且爲

銘見興地紀勝

巢谷字元修眉山人先舉進士後棄官哲宗時
徒步訪蘇軾於海外先至循州見蘇轍乃
行遂道卒年七十三

兩蘇獨步訪天涯年七旬餘萬里賒西望峩眉悲白髮。
南尋儋耳委黃沙子由錢恨空盛橐存寶金嘗爲寄家
進士棄來弓馬習平生志節古人嗟。

兩蘇蘇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竟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耳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盛橐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之亦強資遺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城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寄家之初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韓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子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孥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

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馬

父中

谷傳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

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游秦鳳涇原

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

張方平

字安道

南京人仁宗時歷官工部尚書英

宗卽位轉禮部尚書知鄆州神宗時拜觀

立

文殿學士知陳州進南院使判應天哲宗立

加太子太保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文定

北海南陽竟與羣子瞻心折敘遺文諫兵論題書堪代
讀史才高古罕聞一見檄茲歸洞鑒萬言抗疏卽奇勳
莫嫌慷慨風雲氣君實彈章豈累君

心折爲人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三蘇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

官後下制獄抗章爲請故軾終身論題用兵起獄尤
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論題用兵起獄尤
反覆言之曰臣且死可藉口以見先帝今所傳有賦代方平諫用兵書少穎悟絕
閭不再讀從人假三史自日歸之曰吾一見知貢舉
已得其詳矣宋紇蔡齊稱爲天下奇才一見時惡王
安石於院事皆欲紛更檄出之晚受知
吾在藩邸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建言之臣未
見其比還爲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以簡易誠明對
新法行極論利害并陳用師得失不已又奏司農推
新法鬻及祠廟宋乃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邱以主
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神宗
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併及天下祠廟
皆得君實司馬光効方平參政不鬻
君實未叶物望帝不從

石汝礪英德人哲宗時隱士自號碧落子

白雲深處築書巢。斗室中看萬有包。揮手送鴻琴一曲。
得言忘象易三爻。文經夾漈成真賞。游與東坡作淡交。

千古水車留筆記淋漓大字鎮山坳

書巢

汝礪教授生徒處見廣東名勝紀

琴曲

汝礪

樂律

以琴爲準所著有碧落子

易爻

汝礪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自

奏斷一卷行於世鄭樵最稱之
以生長嶺嶠局於聞見乃踰嶺而之江西從聞人游
久而有得五經多有講說於易尤契微妙常曰易經
之不須註但熟讀則見互相發明總一乾元亨利貞
之道晚年進所著易解易圖於朝爲王安石所抑淡
交蘇軾嘗題南山石壁云蜀人蘇子瞻南遷惠州
舟巖下與幼子過同游聖壽寺遇隱者石汝礪談
羅浮之勝至暮乃去水車

汝礪有水車記刻南山石壁俱見輿地紀勝

姜唐佐

名弼一字君弼瓊州人徽宗時舉進士

倏雲倏雨倏雷鳴此筆離奇讀欲驚可向瓊州誇獨步
方隨玉局喚先生半年古誼門前立一首新詩第後成
話舊汝陽嗟宿草白袍雖換不勝情

離奇

蘇軾題唐佐文冊曰雲與天際歛若車蓋凝眸未瞬瀰漫靄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

萬夫皆廢懸溜綱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半塊蓋狀其文氣雄偉倏忽變化也見東坡大全集

年

先是唐佐於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方還瓊新詩始子瞻贈

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後唐佐游廣州州學有名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示子由時子瞻之喪已逾歲矣子由覽之流涕爲足成之見

潔城集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四

宋四

馮京 黎子雲 蘇轍 秦觀 張耒
劉摯 劉敞 王安石 司馬光 呂公著
蘇頌 范祖禹 陳師道 安民 范純仁
謝良佐 劉安世 文同 黃庭堅 親補之
李廌 李公麟 米芾 陳瓘 鄒浩
任伯雨 常安民 張叔夜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四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八首

宋四

馮京

字當世江夏人仁宗時三試皆第一歷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改知太原神宗立遷

御史中丞進參知政事罷知亳州復召知樞密院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卽位改知大名

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

七十四贈司徒謚文簡

奪標三試壓詞場前四王曾後宋庠貴勢辭婚羞雁奠
僉壬創法劾鴻張相欽名節身非傲帝愛儀型夢不忘

尤喜爰書明鏡澈一無壅滯見才長

辭婚少雋邁不羣三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創法

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辯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

行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會鄭俠薦京可相呂惠卿

譖與俠交通罷知亳州相府韓琦語彌以爲傲彌使往見

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

不忘

惠卿告安石罪以與京同年生發其私書有日勿令齊年知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

密院因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日適夢馮京入朝甚

慰人意故詔有渴想儀型不忘才長其爲郡守時諸

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告焉才長縣公事至卽厯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

吏決罪不以付獄一無壅滯人服其敏黎子雲

儋州人蘇軾

嘗敬禮之

竹木清幽別墅開。到門時覺好風來。執經去問揚雄字。
載酒邀斟李。白杯花下壚篋聲唱和雨中笠屐路追陪。

癯儒食菜真高絕。未遜符家老秀才。

別墅

子雲居儋州東二里許昆弟貧而好學城南有別墅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瀟灑

執經

蘇軾在儋州

子雲每與弟載酒過從請益間奇日相親炙

執名其別墅

蘇軾嘗往訪子雲遇雨從農家借笠屐道上婦人小兒

相隨爭笑邑犬羣吠子雲兄弟恭敬自將送軾至館

笠屐

蘇軾嘗往訪子雲遇雨從農家借笠屐道上婦人小兒

未嘗解也俱見

癯儒

軾作歌有寂寞兩黎生

符家

符林

東坡海外集

人軾稱其安貧守道謂之符老秀才見粵大記

蘇

轍

字子由洵次子哲宗時歷官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落職知汝州又責化州別駕雷

州安置復太中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四追復端平殿學士謚文定

不當援黨主調停疏諍簾前藐藐聽默坐十年同面壁澄懷六祖卽心經鴻裁並世歌棠棣揭虜知文誦茯苓老子解成高自許應由奇特證仙靈

疏諍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人心稍
位執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疏斥
其非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
邪正其言極中理十年蔡京當國降轍朝請大夫居
調停之說暫已十年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頽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六祖轍作老子解引
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以爲卽喜怒哀樂之未發見灤城集茯苓嘗代轍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

尙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奇

兄之文

及轍所作茯苓賦以不得見全集爲恨

奇

特氣終不可掩王偁嘗稱其心間神

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作老子解自許甚高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

兄軾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見龍川志略

秦觀

字少游

一字太虛

高郵人

哲宗初官國史

院編脩後編管

橫州又徙雷州

復宣德郎

行至藤州卒

年五十三

少年豪雋溢文辭鮑謝清新屈宋奇傲若荆公傾雅唱才如蘇子許深知佛書手寫慈悲偈夢境心清長短詩喜讀兵家終未試斯人不作愴雲涯

豪雋

觀少豪雋慷慨

溢於文詞

鮑謝

嘗介其詩於王安石

安石謂

其清新似鮑謝又見蘇軾於

徐爲賦

黃樓賦謂有屈宋

蘇子

元祐初

軾以賢良方才勉以應舉養親始登第

子

院編

佛書

紹聖初坐黨籍出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修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

告寫

佛書爲罪削秩徙郴

州

徽宗立復宣德

指候

伺過失既而無所得以謁

夢境

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

出遊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

兵家

觀少強志盛

氣喜讀兵家書

觀少強志盛

氣喜讀兵家書

斯人

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卒軾聞之歎曰

少游

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

卒

觀少強志盛

氣喜讀兵家書

觀少強志盛

氣喜讀兵家書

張

未

字文潛淮陰人哲宗末官起居舍人坐黨

一

英殿修撰

一追贈集

宣。州。徙。後。貶。黃。州。黨。禍。傾。朝。恨。未。休。獨。有。文。章。當。代。法。
從。無。貧。苦。對。人。愁。晚。師。長。慶。唐。音。繼。健。擬。離。騷。楚。些。留。

莫憾龍圖終蹭蹬函關名噪華山秋

黃州

紹聖初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

黨禍崇寧

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先是

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

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庭

繼歿

惟未獨存士人就學者衆作文以理爲主嘗著

論云

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

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學者以爲至

貧苦

未投閒困苦口不

長慶

未作詩晚年務平淡效長慶體而樂府得

盛唐

離騷未儀觀甚偉有雄才筆

龍圖

未嘗以直龍

之髓

離騷力絕健於騷辭尤長

龍圖

圖閣知潤州

人稱

張

函關

未十七歲作函關賦

習傳

龍圖

人口感軾知己

遂從之游

劉摯

字莘老

東光人仁宗時爲南宮令

神宗時官御史

裏行謫監衡州鹽倉哲宗時擢

御史中丞拜尚書右僕射罷知鄆州再貶鼎
州團練副使卒年六十八贈少師謚忠肅

徒號文人未足觀勤脩行實挽狂瀾庭留日課千言誦
臺峻霜威二監彈東北賢材成佩強西南物力軫艱難
庶徵要使箕疇應鼎鼐何時策治安

行實

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

千言兒時

父居

正課以器識爲先但號文人無足觀矣
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繼也十歲而
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

二監

爲侍御史奏言比來日青無光風

忠良通壅塞以答天戒遂疏蔡確十過及章惇凶悍輕脫無大臣體皆罷去

東北

神宗方勤政面

賜褒諭因問卿從安石學耶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未嘗識之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與利

而已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心
今倚而爲聚斂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
者以進趨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寢成
漢唐黨禍必起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又論助役十害
安石使曾布作十難西南疏言西夏之款未入反側
難之卒伸其說不報未定河北旱蝗諸路大水民弊財乏而政事如此皆
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安石怒降簽
書南京留守判官會新令斥賣天下祠廟南京閼伯
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歎日一至此哉見
留守張方箕疇久旱摯上言洪範肅時雨若五行傳
平奏罷之箕疇政緩則冬旱今惇確光皆廟堂大臣
情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
政令二三舒緩不振何以致休徵也

劉 撤

字原父新喻人

英宗時歷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神宗初年卒年五十學

者稱公是先生

地志山經誰博究須臾九制訏詞華駿微外域才名著
燕見中朝禮問加孝友德光敷帝陛典章事重決臣家
星聯花萼樓應建數器身兼貢父誇

地志

微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尤精於天文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

奇奧

皆案而讀之因

九制

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以攷知三代制度下直會追封皇子公主九

人立

焉御坐嘗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頃之

九制成駁徵嘗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敝

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嘗患眩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歎服

禮問

嘗患眩瞀疾予告英宗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

劉敞

安否時帝食新橙卽命賜之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許而過直敞在講筵讀史記至堯授舜以

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

天地享之

孝友

英宗時兩宮

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典章朝延每上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典章有禮樂之事必就其數器弟放字貢父亦高才博物與倣同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官終中書舍人

王安石

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仁宗時擢進士上第官知制誥以母憂去職英宗屢召

不起神宗卽位累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罷復入相出爲鎮南軍節度使荆江等府封舒國公改封荊國哲宗立加司空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曰文追封舒王欽宗時削之

蒼生誤盡誤儒生鈞軸人難在近情創法後還憂紹述讀書從此困科名辨姦論洞蘇明允助虐徒羞呂惠卿竄逐諸賢寰宇病靖康狄亂是誰萌

蒼生

新法既行賦斂愈重由是誤儒安石訓釋詩書天下驕然百姓死亡相繼周禮既成頒之

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一時學者多傳習之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黜春秋近情安石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性強枝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同至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謫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司馬光言其不曉述史臣曰安石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事又執拗紹述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辨姦安石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也辨姦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助虐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助虐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

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竄逐御史

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

劉述

劉琦錢顥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襄陳薦謝景

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

其言相繼去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狄亂其後馴致

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金人之禍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時官天章閣待制兼侍講

英宗時官右諫議大夫

神宗立

拜樞密副使力辭出判西京居洛凡十五年哲

宗嗣位起知陳州拜門下侍郎遷左僕射卒於

位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謚

文正御篆其碑曰忠清粹德

洛社優游聽杜鵑詔修通鑑早成篇宮中堯舜託天下海內軍民慰闕前贊許潞公登上壽可堪晦叔又衰年

哲人身繫邦家重四患難除尙惘然

洛社

光力爭新法不聽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時修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

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頬邱舊書二千

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

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

杜鵑邵子於治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邵子曰不二年上用

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

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見邵氏

見聞錄先是光常患歎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

錄通鑑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

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

堯舜其後神宗崩哲

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堯舜宗立時以太皇

太后高氏爲女中堯舜光旣相兩宮虛己以聽遼夏

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

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
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
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軍民先是
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軍民神宗
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
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
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
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且極盡求諫之誠於是上封先
事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
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
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遂罷保甲國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
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晦叔元祐元年復
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得疾折餽與
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
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哲
人史臣曰君子稱光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
老且病矣夫若祚宋憲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

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
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
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四患未
於病中歎日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呂公著

字晦叔

夷簡子

仁宗末入官爲奉禮郎歷

仕至神宗朝官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出知

定州徙揚州哲宗卽位累遷門下侍郎進右僕

射

兼中書侍郎尋拜司空同平章事卒於位年

七十二

贈太師

申國公

謚正獻

善士當朝收欲盡大賢同輩舉無遺三公父後能持正
十事君前總救時天變卻因霪雨懼人材直借彗星規
誠傾荆國忘疵吝一代權衡倚太師

善士

公著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互參考實

以達

大賢

周子以公著薦得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

於上察御史裏行

二程子以公著薦得爲太子中允監教

授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

張子以公著薦得爲西京國子監教

院校書惟邵子始終不願仕

公著居洛時甚尊敬之恆相從爲市園宅

公著與父居其二士鑑其榮

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

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

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陳十事日畏天愛民修

天變

先是熙

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

地震公著上疏言或恐

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

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

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

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人材

熙寧八年

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疵吝始與王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驕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當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當安石善

蘇

頌

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始仁宗時爲南京留守推官歷仕至哲宗朝拜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出知揚州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封魏國公卒年八十二贈司空

器度閑深絕等倫。邢公老去鑑衡真賢才。衆倚一丞相制誥名高三舍人。書契遠搜蝌篆字。衣冠常正燕居身。獨知大體無輕議。况沂桐廬孝行純。

閑深

頌器局閑遠不與人較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

鑒衡

時杜衍老居睢陽見

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入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有似衍云丞相元豐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舍人初召爲起居注擢知

制誥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言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頌與大臨復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書契平生嗜學自書契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衣冠頌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無惰容輕議垂簾時羣臣奏事但取后旨帝有言或無對者聖語及后崩章惇用事周秩劾之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乃免桐廬始頌知婺源日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乃免桐廬始頌知婺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

范祖禹字淳父一字夢得鎮從孫哲宗時歷官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貶武安軍

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又徙賓化卒年五十八高宗時追復其官

早識章惇與蔡京絕交安石惡紛更初基攬政賢姦辨厥德陳書勸戒明經旨再三聞納牖講官第一孰爭衡

同編通鑑隨君寶唐鑑公呼舊有聲

章惇

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之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

蔡京

蔡京鎮蜀

祖禹

言京小有才非端貞之士如使

安石

先是王安

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

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

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

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

賢

姦

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

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乃奏日陛

下

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
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時也然羣小怨恨將以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爲言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
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
矣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
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勸戒始聞禁
出其藁祖禹又再疏論列言更切至勸戒中覓乳
媯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再三祖
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劖直再三禹
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尙書至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二語拱手再誦卻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
肯再三祖禹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
乃退第一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
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君實初從司馬
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君實光編修資
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唐鑑祖禹嘗進唐鑑
取書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唐鑑十二卷帝學八

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三百

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陳師道

字履常一字無已號後山彭城人哲宗時官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

子固爲師子瞻友知交落落訂餘驩詩家宗派苦心學政府招邀冷眼看畏酒半生曾有癖卻衣至死不言寒

高風情爲文名掩史筆揚微待細刊

子固

少時以文謁曾鞏鞏奇之留受業

子瞻

官潁州教授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

門弟子之列而師道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詩家

師道有后山詩集

政府章惇在樞府欲薦於朝

師道辭其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畏酒

子瞻有履常不飲故

不作詩勸履常飲其詩句云我本

農酒人臨觴未嘗訴見東坡全集卻衣

師道與趙挺

不惡

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無衣妻就挺之家

史言史筆

假之間所從得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史筆

師道

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世徒喜誦其詩文至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

安 民

河南人徽宗時石工邵氏聞見錄曰安民姓常長安人

端禮門鐫黨籍碑天教彗孛助傾危盤螭大字廷前立
司馬高名字內知金石千年留免累風雷半夜毀嫌遲
同心琢玉坊中客一樣蘇黃淚灑時

黨碑

蔡京擅政復降司馬光爲正議大夫京

司馬長

撰姦黨碑以光爲首令郡國皆刻石

司馬安

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免累府官怒欲加罪泣日被役不敢辭乞免鐫琢也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玉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蘇學士常命其
鑄石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見揮麈三錄

范純仁

字堯夫仲淹次子仁宗末父卒始出爲著
射兼中書侍郎爲草惇所陷貶武安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徽宗立召拜觀文殿大學士以疾
辭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其碑曰世濟忠直

匪惟孝友承家範處衆能寬事主誠黑白莫教傷網盡
蒼黃偏不怨舟傾樹桑日慰烝黎望贈麥風高故舊情
爲救二蘇規彥國樞垣誰復繼芳聲

孝友

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
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
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
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養也兄純祐有

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
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輩輩之
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純仁性夷易
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能寬純仁簡不以聲
色加事主徽宗卽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卽日授純
人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網盡純仁
恐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
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
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
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
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
之固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
舟傾後落職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聞
子扶純仁出衣盡溼顧諸樹桑初知襄城縣民不織織
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樹桑初知襄城縣民不織織

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贈麥初文正公遣堯夫解舟次丹陽見石曼卿日三喪在淺土欲葬之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滯舟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日已付之矣文正大喜見冷齋夜話二蘇先是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轼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彥國始富弼稱疾家居純仁又上疏力救不聽彥國在相位帝黜知英州純仁又上疏力救不聽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時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此章使之自省

謝良佐

字顯道

上蔡人伊川門人

登進士爲應城

令徽宗初官京師

召對忤旨謫監西京竹

木場後以飛語繫獄

廢爲民遂不復出

絕慾曾過二十年不欺闇室性誠堅一生談史人驚博
四子同門友盡賢學力磨礲窺聖奧矜情融化悟師傳
說成魯論源流遠上蔡遺書手自研

絕慾

良佐嘗言余色慾已斷二十年矣

不欺

良佐之學以不欺闇室爲本

欺闇室

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

同門

與游醉呂大臨楊時

在程門號四先生

矜情

與程伊川別一年復來見伊川喜謂朱光庭曰是魯論所著論語

說行於世

劉安世

字器之大名元城人哲宗時以寶文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落職知南安軍尋貶新

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厯知真定府徙潞州

復落職貶信陽軍又三年除名勒停羈管峽州

後復直龍圖閣卒

年七十八謚忠定

溫公戒妄守終身士仰元城正氣伸殿上虎曾驚侍者
國中蠹更斥姦臣坦讓終許投荒返慈訓惟知報主詢
不計子孫書不答由來鐵漢是全人

戒妄

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

者

安世在諫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御立俟怒稍解復前抗辭旁

侍者

遠觀蓄縮悚汗目之

日殿上虎

一時無不敬讌

姦臣

安世言章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

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灝等極論之遂竄確新州投荒其後安世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惇與京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卽死紀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薨安世得免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謫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英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慈訓安世初除諫官以親老欲不就入問於母母曰汝父欲爲此官而不得汝能不畏禍但知報主吾無憂矣不答後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命赴職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

書來啖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竄斥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有語云春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鐵漢時有語云春爲鄰高寶雷化說着也怕嶺南入州惡地安世偏歷其七所以當時有鐵漢之稱東坡論元祐人物亦云器之

鐵漢

文

同字與可梓潼人神宗時知湖州
世稱笑笑先生卒年六十餘

笑笑先生一代豪家風石室起英髦秀眉方口襟懷朗秋月晴雲品望高畫竹隱標君子節紉蘭清繼楚人騷何來吐舌驚公度怪事京南話舊曹

笑笑

同爲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秋月

同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於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晴雲秋月塵埃

不畫竹

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到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

畫竹

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吾將以爲戲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

極贊其清幽

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見東坡文集

吐舌

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當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日與公話

則左右顧恐有聽者

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日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

餅狀引之至眉間

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

非生者

黃庭堅

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洪州分寧人哲宗時以祕書丞知宣州改鄂州貶涪州別駕

晉徽宗卽位復知太平州除名羈管宣州卒年六十一

石牛洞口好林泉。瀟皖游蹤憶往年。孝友賢聲標薦牘。
平生奇氣鬱詩篇。客離西蜀官重謫。名並東坡世已傳。
實錄紛囂翻史案。不辭直筆手親編。

石牛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孝友庭堅性篤
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孝母病彌
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
殆蘇軾爲侍從時舉庭堅自代其詞有魄偉之文妙
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如此詩篇
軾初見其詩文以爲超世久無此作由
是聲名始震西蜀後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
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
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名並
未晁補之秦觀俱游於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
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巴蜀及江西君子以庭堅配

軾故稱

先是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神宗寶錄檢

蘇黃

討官踰年遷著作郎加集賢院校理實

錄成

擢起

直筆

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寶錄多誣俾前

居舍人

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

之謂爲無驗證旣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

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

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

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晁補之

字无咎鉅野人神宗初舉進士第一哲宗

時知齊州徽宗召拜吏部員外郎遷禮部

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

官後知泗州卒年五十八

解事能文安國重讓才閑筆長公奇罪言一卷脩邊備
騷體三書集變辭燕飲庭中授方略鳩工橋上繫懷思

雙丁兩到今猶在有弟名高數詠之

能文

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卽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

閣筆

十七歲從父官杭州萃錢塘山

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

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辨奇偉絕人遠甚必顯於

罪言

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修海上諸郡武備議擇仁厚經略吏爲五管郡守及

世由是知名

者以爲通達世務騷體

倦文章溫潤典雅繙其凌麗

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

宋以來賦詠爲變離騷等三書

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

燕飲

知齊州羣盜章惇當國出

畫宋

以方略授之酒中未竟悉擒以來

知

濟州羣盜

警

曹以方略授之酒中未竟悉擒以來

有弟

從弟詠之以詩文獻蘇軾

堂

挽而上顧坐

客曰奇才也

李

唐字方叔華州人哲宗時累舉不第卒年五十一

誰遣珠璣棄路隅。翩翩筆勢眼模糊。無端詭遇歸章子。
畢竟憐才屬大蘇。卜兆汝州酬厚望。談兵元祐獻宏謀。
他年買宅依長社。堪歎癯仙老更癯。

路隅蘇軾嘗語范祖禹曰鷹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乘奇寶於路隅我曹得無意哉將共薦之後相繼去國不果詭遇緘簡送鷹值鷹他出章惇二子持援出來取簡視之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也遽持去入試果出此題章援章持皆得舉鷹竟落第軾爲失色見鶴林玉露又軾贈鷹詩有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疑可識及我相夫子非癯仙之句卜兆元祐求言鷹獻之相卜地兆元祐兵鑒二萬言長社中年絕意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

李公麟

字伯時，舒城人。哲宗時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以病致仕，卒於家。

龍眠居士果幽貞繪影毫芒。寓性情呼老畫師，遭俗眼是真吏隱。有英聲顧張而後天，才闢坡谷同時月旦精。識鑒更明秦璽辨，搜羅彝鼎列縱橫。

龍眠

公麟既歸老肆意性情

公麟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

吏隱

蘇軾書於龍眠山巖壑間。公麟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顧張尤精識者，以爲顧愷之張僧繇之亞。

坡谷

公麟襟度超軼

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

然因畫爲

累故但以藝傳。秦璽紹聖末朝廷得玉璽詔禮官議言人以公麟決其爲秦李斯所作。議由是定。

彝鼎

公麟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

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也。

米

芾

芾

一作黻

字元章

襄陽人

嘗居吳

自稱海

岳外史

又稱襄陽漫士

哲宗時以禮部員

外郎知淮陽軍

卒年五十七

外郎

知淮陽軍

楚江清曉抹雲煙。令子能將筆妙傳。癖有迂翁同愛潔。人如草聖亦呼顛。衣冠戲仿唐時樣。翰墨閒從晉代編。爲問宣和窺祕笈。品題誰似米家船。

令子

芾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翁

指倪瓈

愛潔

芾好潔成癖

至

不與人同巾器

草聖

指張旭

元章嘗

至東坡

日人

皆謂我爲顛

以子觀之

然否

東坡

大笑見宋碑

類鈔

衣冠

芾冠服效

唐人風神

蕭散談吐清暢

翰墨

芾爲文奇險

不蹈襲前人

軌轍

所至人聚觀之

翰墨

特妙於

翰墨

沈著飛翥得

王獻

之筆意藏有祕笈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寶晉齊法帖祕笈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以爲寵

陳 璞

字瑩

中號了翁南劍州沙縣人徽宗時官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後竄袁州復爲

承事郎卒年六十五謚

忠肅世稱了齋先生

乘舟借喻識何超中道能持黨自消誤國人都師紹聖名山集乃著尊堯書投曾布奸謀忌謚賜高宗正論昭細數元符金紫輩姓名誰並志完標

乘舟

章惇入相時瓘從衆道謁惇詢以世務瓘曰請以乘舟爲喻偏重可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公

爲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當先辨答曰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置右將失天下之望又言今日之計

唯消朋黨持中道可以救弊其尊堯

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

言雖忤惇意然亦頗驚異之

尊堯

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

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

書投

嘗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

信乃著尊堯集以明君臣之義

書投

嘗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

卽真瓘作書論其過布大怒諡其後高宗稱瓘所

至箕踞誣語瓘神色不爲動諡賜著尊堯集合於易

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旨

著尊堯集合於易

其識勝王安石遂賜諡忠肅

金紫

張浚嘗言元符貴

限唯鄒志完陳瑩中

姓名與日月爭光

鄒

浩

字志完號道鄉

常州

晉陵人

哲宗時官右

正言

除名

新州

羈管徽宗

卽位

厯官吏兵

二部侍郎

出知江寧府

徙杭越二州

後竄昭州

復直龍圖閣卒

年五十二贈寶文閣直學士

謚

日

忠

長門廢棄冊劉妃故事雖存法已非霖雨天災爲宗廟

震雷時變警宮闈五朝聖政先宜述幾輩人材用未違
肯負母身還負友贈言田畫故交稀

宮闈

賢妃劉氏立涪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

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頃年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

五朝

徽宗立召還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

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萬世幾輩元祐中嘗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耶果

不足耶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肯負初浩幾人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里者幾人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志田晝初邸狀報立后田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晝字承君陽翟人官至大宗正丞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徽宗時官左正言出知虢州後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赦爲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

孝宗時追謚忠敏

元黃不辨溷簪纓虺蜴持權黨禍成百疏衰朝留讐論

三年瘴海寄浮生赤祥氣異援經證墨敕官邪引誠明
餘事况聞精吏治雍邱戢盜慰編氓

廸暢

徽宗初伯雨官右正言首擊章惇繼論蔡卞大罪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

言三年

崇寧黨禍作削籍編管通州後爲蔡卞所陷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

赤祥

元旦有赤氣之異伯雨言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眚赤祥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則乖氣異象轉爲休祥矣

墨敕

恐矯傳制命如漢之鴻都恐矯傳制命如漢之鴻都

賣爵唐之墨敕

雍邱初爲雍邱縣縣舊苦多盜伯雨

斜封當引爲誠雍邱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不從則

纊命東下者斧斷其

纊自是外戶不閉

常安民

字希古邛州人神宗時授應天軍巡判官調知長洲縣擢大理丞哲宗初拜監察御

史謫監滁州酒稅徽宗時提點永興路
刑獄卒年七十高宗追贈右諫議大夫

慈雲強建罰鋟金粧政驪然覆轍尋良獄東吳民泣血
黨碑西蜀士灰心循良遺愛親如子文學高名懾孔丘
公聽並觀風已邈商英顏汗冒商霖

慈雲安民爲言官首發蔡京姦邪言京內結中官外
言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強毀人居宜重爲降責獄
既具章惇主之甚力罪止罰金安民累言不用遂丐
外帝慰西蜀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
至是敦逸併論之謫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
溫州徽宗立以提點刑獄與二蘇同入黨籍循良
跡嘗知長洲縣治以誠信民不忍欺縣故多盜一時屏
追科令民自輸輒先他邑以辦運使許懋孫昌齡

入境邑民頌其政

文學

在臺論章惇植黨專國惇遣

皆稱爲古良吏

文學

所親語曰君本以文學著名

當處以左右史安民正色謝遣之

公聽

論張商英先上呂公

司馬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斂棺鞭尸

陛下察此輩之

言果出於公論乎臣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

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

商霖張商英後

入相宣麻之日久旱適

雨帝賜商霖二大字

張叔夜

字嵇仲開封人欽宗時官簽書樞密院事

府儀同三

隨扈北去至白溝不食死年六十三贈開

司謚忠文

不教扈從到荆襄叩馬精忠繼首陽五國君臣同飲恨
三軍父子苦勤王南薰門外兵初整北界河邊敵太強

離汴大呼還讐起猶餘毅魄訴穹蒼

叩馬

帝遣使齋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

出郊

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

仲

力努父子初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

徙鄧州

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卽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能將

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南薰

始至都帝御南薰

尉氏

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

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

詣襄陽

以圖幸

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帝登城叔夜陳兵

玉津園

鎧甲光明拜舞城

下帝益喜進資政殿學士

二帥請立太子以從

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行北道

中不食粟惟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日過界河矣叔

夜乃瞿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